

種百一事故

悅來店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
857.61
119.3
:88



3 0528 0789 2

悅來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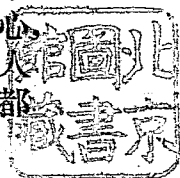
清朝雍正初年，那正黃旗漢軍，有個安學海，表字水心，都稱他爲安二老爺。他天性端厚，學問超羣，因此二十歲上就進學



位閨秀，性情賢慧，相貌端莊；針黹女工不用講，就那操持家務，支

悅來店

中舉。怎奈他文齊福不至，會試了幾次，任憑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會不上一名進士。到了四十歲開外，還依然是個老孝廉。孺人佟氏，也是漢軍世家的一



8084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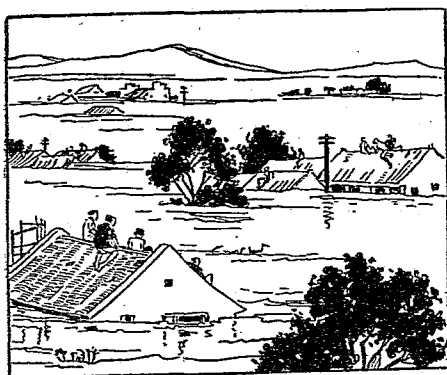
應門庭，真算得起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。只是他家人丁不旺，——安老爺夫妻二位，子息又遲，孺人以前生過幾胎，都不曾存下，直到三十以後，纔得了一位公子。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，地格方圓，伶俐聰明，粉妝玉琢，安老爺疼孺人十分疼愛。因他生得白淨，乳名兒就叫作玉格，單名一個『驥』字，表字千里，別號龍媒，也不過望他將來如『天馬雲龍，高飛遠走』的意思。十三歲上，就把四書五經念完，開筆作文章作詩，都粗粗的通順。安老爺自是喜歡。

過了兩年，正逢科考，就給他送了名字，接着院考，竟中了個本旗批首。安老爺安太太喜歡，自不必說。那時候公子的身量，也漸漸長成，出落得目秀眉清，溫文儒雅；只因養得尊貴，還是乳

母丫鬟，圍隨着服侍。慢說外頭的戲館飯莊，東西兩廟，不肯教他混跑，就連自己的大門，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；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，也是裏頭僕婦，外頭家人們跟着。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拘束。聽見人說句外話，他都不懂；再見人舉動野蠻些，言談粗魯些，他便有氣，說是下流沒有出息；就連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，也就會羞的小臉兒通紅，竟比個女孩兒來得還尊重。

安老爺一家，本來住在北京後門東不壓橋，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。後來因為安老爺好靜，更兼人口不多，就搬到靠近西山的雙鳳村莊園裏居住。

安老爺到了五十歲光景，却中了一名進士；恰巧這時黃河



決口，因此就被派到南河河工上任用。安老爺只得帶了佟儒人和僕從起身南下。一面却把安公子留在家中，并請了一位世弟兄在家，託他照料公子，溫習學業，幫着支應外客。安老爺自從動

身以後，曉行夜宿，到了黃河河道總督駐紮的所在，——淮安——見了河台，那河台便委安老爺爲邳州管河州判。不上幾月，又將安老爺調署了高堰外河通判。

原來安老爺只知道實心實力，替國家辦事，不托人情，不善趨奉上司，又不會聯絡同僚；那河台又恰巧是個陰

險貪婪的人，因此十分不高興，有意要擺佈他。不料事正湊巧，安老爺到任之後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。那洪澤湖連日連夜漲水，高家堰口子，又沖開百餘丈，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，不但兩岸沖刷，連那民間的田園房屋，都沖得東倒西歪，七零八落。那安插難民，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，這段大工，正是安老爺的責成，一面集夫購料，一面通稟，動帑興修。那院上批將下來，批得是：

高堰下游工段，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，歷經桃汛無虞，該署員到任，正應先事預防，設法保護。乃偶遇水勢稍長，卽至漫決沖刷，實屬辦理不善，着先行摘去頂戴，限一月修復，無得草率偷減，大干未便。



安老爺接着看了，便笑了一笑，向佟儒人說道：『這是外官必有之事。況這窮通榮辱的關頭，我還看得清楚，你也不必介意，倒是這國帑民命，是要緊的。』說着，傳出話去，卽日上工。就駐在工上，會同營員，督率那些更役兵丁工夫，認真的修作起來，大家見老爺事事與人同甘同苦，衆情踴躍，也仗着夫齊料足，果然在一月限內，便修築得完工。當下通報上去，稟請派員查收。

你道巧是不巧？正應了俗語說的：

『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行又遇打頭風。』偏偏從工完這一日下雨起，一連傾盆價的，下了半個月的大雨，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帶江水暴漲，那水勢建瓴而下，沿河陡漲七八九尺丈餘，水勢不等。那查收的委員，又是合安老爺不大聯絡的，約估着那查費也未必出手，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。這個當兒越耗，雨越不住，水越加漲。又從別人的下段工上，開了個小口子，那水直串到本工的上泊岸裏，刷成了浪窩子，把個不曾奉憲查收的新工，排山也似價坍了下來。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，只得連夜稟報。那河台一見大怒，便立刻把他參了一本，革職拿問，下在淮安山陽縣縣監，追繳河工賠款。這一來，安老爺只得差了家人回京，命將房地田園變賣，攬銀繳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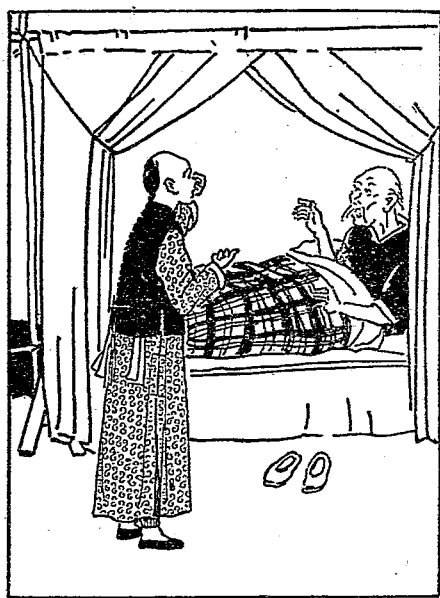
淮安的家人去後，還沒到京，安公子在京中，却早得了消息，知道要有五千餘金，才可完事，遂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，日夜憂泣，一定要親自南下救父。但是五千金的數目，並不算小，到處張羅，無從到手。家人們也知道這事關係非細，只得和安公子定了箇辦法，將田產押借二千銀子；連諸親友幫的盤纏在內，共湊了二千四百金。那安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，忙忙的把行李弄妥，帶了家人華忠和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同行。僱了四頭長行騾子，他主僕三個人，騎了三頭，一頭馱載行李銀兩，便從莊園動身。兩個騾夫跟著，順着西南大路，奔長辛店而來。

到了長辛店，那天已是日落時分，華忠劉住兒服侍安公子吃了飯，收拾已畢，大家睡下，一宿晚景不提。次日起來，正待起身，

只見家裏的更夫叫鮑老的，闖了進來，說劉住兒的媽死了。安公子無奈，只得吩咐劉住兒回去，自己和華忠同兩個驢夫一同上路。

一日，正走到桂平的上站，這日站道本大，公子也着實乏了，打開鋪蓋要早些睡，不料華忠害了一場大病，當夜急急醫治，到了次日，華忠只是動彈不得，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。店主人道：『不過二十天，恐不能起牀。』那安公子一心想趕到淮安，見華忠這個樣兒，只是嗚咽涕泣，徒喚奈何。華忠道：『我的好大爺，你且莫傷心！我如今有個主意：這裏過了桂平，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，有個地方，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那裏我有一個妹夫。這人姓褚，人稱他是褚一官，他是一個保鏢的。他在那鄧家莊地方

跟着師父住。如今我求他去，大爺你就照我這話，并現在的原故，結結實實的替我寫一封信，就說我求他一直把你送到淮安，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。你把這信寫好了帶上，等我託店家找一個妥當人，明日就同你起身，只走半站到桂平，那座悅來老店住下；再給驢夫幾百錢，叫他把這信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叫褚老一到你悅來店來。他長的是個大身量，黃淨子臉兒，兩撇小鬍子兒，左手是個六枝指；倘然他不在家，你這信裏寫上，就叫我妹妹到店裏來，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，這點事，他也分撥得開。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瞎了一個。大爺你可千千万萬，見了這二個人的面，再商量走路。不然，就在那店裏耽擱一半天，倒使得要緊！要緊！我只要支持得住了，隨後就趕了來。」說着，也就嗚嗚咽咽的哭



起來。

公子擦着眼淚，低頭想了一想說：『何必如此，就從這裏打發人去約他來，再見見你，不更妥當嗎？』華忠道：『我也想到這裏了，一則隔着一百多地，驢夫未必肯去；二則如果褚老一不在家，我那妹子，也不肯跑到這樣遠來；三則一去一來，又得耽誤工夫，你明日起身，又可多走半站。我的爺你依我這話，是萬無一失的。』公子雖是不願意，無如自己

要見父母的心急，除了這樣，也實無別法。就照着華忠的話，一邊想着，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。寫完，又念給他聽，這纔封好，面上寫了褚宅家信，又寫上『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鄧九太爺寶莊，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。』寫明年月，用了圖書，收好。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，合他說找人，送公子到桂平的話。那店主人說：『巧了。纔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，往南京去的客人，明日也打這路走。那都是有本錢的，同他們走，也不用再找人。』華忠說：『你只是給我們找個人好，爲的是把這位送到了，我好得個回信兒。』店主人說：『有了，有了！那不值甚麼！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。』公子見華忠一一的佈置停當，他纔略放下一分心，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，給華忠盤費養病。華忠道：『用

不了這些，我留二十兩就穀使的了。還有一句話囑咐，你這項銀子，原是爲着老爺的大事，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，可也得加倍小心。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，下了店不妨，那是店家的干係，走着須要小心！大道正路不妨，十里一墩，五里一堡，還有往來的行人。背道須要小心！白日裏不妨，就是有歹人，他也沒有白晝下手的，黑夜須要小心！就便下了店，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。這銀子不可露出來，等閒的人也不必喊他進屋門，爲的是有一等人，往往扮作討吃的花子，串店的妓女，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，看道兒，不可不防。「一言抄百語，」你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，切記！切記！」公子聽了，一一緊記在心。

一宿無話，到了五更，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，又張

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，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，便催着公子，會着那一起客人同走。

這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，金風颯颯，玉露泠泠，一天曉月殘星，滿耳蛩聲雁陣，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，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，好不悽慘！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。走了一程，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，就到了桂平。一直走到桂平鎮的中間，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。到了臨近，那騾夫便問道：『少爺，僭們就在這裏歇了？』公子點了點頭，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。

街心裏早有那招呼買賣的店家，迎頭用手一攔。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，便一抹頭，一個跟一個的，走進店來。進了店，公子一看，只見店門以內，左右兩邊，都是馬棚更房，正北一帶腰廳，中

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，門裏一座照壁，對着照壁正中，一帶正房，東西兩路配房。看了看，只有盡南頭，東西對面的兩間，是個單間，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。那跟的店夥，問說：『行李卸不卸下？』公子說：『你先給我卸下來罷。』那店夥忙着騾繩解扣，就要扛那被套。騾夫說：『一個人兒不行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，分量夠一百多斤呢！』說着，兩個騾夫幫着擡進房來，放在坑上；回手又把衣裳包袱，裝錢的鞵馬子，吃食簍子，碗包等件拿進來。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，那跟來的店夥，送下公子，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，吃了就要回去。公子給了他一串錢，又寫了一個字條兒，給華忠，說已經到了桂平的話。打發店夥去後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，裝着熱水，又是一大碗涼水，一壺茶，一根香

火進來。隨着就問了一聲：『客人吃飯哪，還等人啊？』公子說：『不等人，就吃罷。』

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，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，都是華忠用心服侍，不是煮塊火腿，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。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，熬些粥，以至起早睡晚，無不調停的周到。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，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。——便是店裏的洗臉木盆，也從不曾到過跟前。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，自己又不耐煩，再去拿那臉盆和飯碗這些東西，怔着瞅了半天，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，也不曾洗。接着飯來了，就用那店裏的碗筷子，將飯胡亂吃了半碗，就擱下了。一時，那兩個驢夫也吃完了飯，走了進來。原來那兩個驢

夫，一個姓苟，生得傻頭傻腦，只要給他幾個錢，不論甚麼事，他都肯去作，因此人都叫他作『傻狗』；一個姓鄭，是個狡滑賊，生了一臉的白癍瘋，因此人都叫他『白臉兒狼』。當下他兩個進來，



饒來店

便問公子說：『少爺，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？送到那裏呀？』公子說：『你們兩個誰去？』傻狗說：『我去。』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，又拿了一吊錢，向他說：『你去很好。這東南大道岔山，

下去有條小道兒，順着道路走，二十里外有個地方，叫二十八棵紅柳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傻狗說：「知道啊，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。」公子說：「那更好了。那個鄧家……」說着，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面相兒，告訴了他一遍。又說：「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，請他務必快來。如果他不在家，你見見他的娘子，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，請他的娘子來。」傻狗說：「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，人家是個娘兒們，那不行罷！」公子說：「你只告訴了他，他就來了。這是一封信，一吊錢，是給你的。都收清了，就快去罷。」那白臉兒狼看見，說：「我合他一塊兒去，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，我買雙鞋。瞧這鞋不跟腳了。」公子說：「你們兩個都走了，我怎麼着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？有跑堂兒

的呢，店裏還怕沒人使嗎？」公子扭他不過，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，又囑咐了一番，說：「你們要不認得，寧可再到店裏櫃上問問，千萬不要誤事。」白臉兒狠說：「你老萬安！這點事兒辦得了，不用說了。」說着，兩人一同出了店門，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。

正走之間，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，約有二十來丈高，上面是土石相攙的，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，却到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坳兒。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，有兩條道，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，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還歸山東的大道；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，也繞得到河南。他兩個走到那裏，那白臉兒狠便對傻狗說道：「好個涼快地方兒！偕們歇息兒再走。」傻狗說：「纔走了

幾步兒，你就乏了。這還有二十多里呢，走罷。」白臉兒狠道：「坐下，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。」傻狗只得站住，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，墊着打地灘兒。白臉兒狠道：「傻狗！你真個給他把這封信送去嗎？」傻狗說：「好話呢！接了人家三兩吊錢，給人攔下了家信嗎？」白臉兒狠說：「這兩三吊錢，你就打了飽咯兒了。你瞧僇們有本事，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……」

正說到這句話，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。正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。白臉兒狠一眼看見，便低聲向傻狗說：「嚙！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，黃墨兒似的東西。可是個白耳掖兒，白眼圈兒，白胸脯兒，白肚囊兒，白尾巴稍兒；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

銀蹄兒，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，長了個全，可怪不怪？這東西要擱在市上，碰見愛主兒，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。」傻狗道：「你管人家呢，你愛呀，還算得你的嗎？」說着，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一帶，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。

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：「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？」白臉兒狼說：「這話可是不傳六耳，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，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，飛不了，我迸不了你的。講到咱們這行啊，全仗長支短欠，摸點兒點賺兒，纔剩得下錢呢。到了這次買賣，算我倒了運了。那僱騾子的本主兒，倒不怎麼樣。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，真正的討人嫌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，想沾他一點便宜也不行。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，這時候

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，找甚麼褚一官，你算他的朋友，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，若然這麼是一道兒到了淮安，不用說，驢子也幹了，咱們倆也賠了。』傻狗說：『依你這話，怎麼樣呢？』白臉兒狠說：『依我！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？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。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，先找個地方兒，消遣上半天兒，回來到店裏，就說見着姓褚的了，他沒空兒來，在家裏等咱們，把那個文謝謝的雛兒誑上了道兒，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，往北奔黑風崗。那黑風崗是條背道，趕到那裏，大約天也晚了，等走到崗上頭，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，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，這銀子行李，可就屬了我哩。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？』傻狗說：『好可是好，就是咱們馱着往回裏這一走，碰見個

不對眼的瞧出來呢，那不是活饑荒嗎？『白臉兒狠說：『說你是傻狗，你真是個「傻狗」！咱們有了這注銀子，還往回裏走嗎？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裏，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！』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，聽了這話，便說：『有了，咱就是這麼辦咧。』當下兩人商定，便站起身來，搖頭擺尾的走了。

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，再不想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又道是：『大路上說話，草叢裏藏人。』這話暫且不表。

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驢夫去後，正是店裏早飯纔擺上熱鬧兒的時候，只聽得這房裏淺斟低唱，那屋裏呼么喝六，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，賣雜貨的，賣山東料的，山東布的，各店房出來

進去的亂串。公子看了說道：『我不懂這些人，走這樣的長道兒，乏也乏不過來，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？』說着，一時間悶上心來，又念着華忠此時不知死活，兩個驢夫去了半天，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褚一官，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，自己又不能離開這屋子，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，在屋裏亂轉。轉了一會，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，等我靜一靜兒罷。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，盤腿坐好，閉上眼睛，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，一篇篇的背誦起來。正閉着眼睛，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，在嘴唇上哧啣了一下子。嚇了一跳，連忙睜眼一看，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前，太陽穴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，打着一條大鬆的辮子，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兒，上頭罩着件藍布琵琶襟的單緊身兒，

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襦包，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裕褲，套着雙青緞子套褲，腳下包腳面的魚白色襪子，一雙緞鞋，可是靸拉着；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烟袋，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。只見他撲的一聲，吹着了火紙，就把那烟袋往安公子嘴裏送來。公子說：『我不吃水烟。』那小子說：『你老吃潮煙哪？』說着，就伸手在套褲統，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。公子一看，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，鑽了一個窟窿，就算了烟袋鍋兒。公子連忙說：『我不吃潮煙，我就不會吃烟，我也沒叫你裝烟。想是你聽錯了。』那賣水烟的一聽這話，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，便低了頭出去了。

這公子看他纔出去，就有人叫住，在房簷底下站着，嚥嚥嚥

嚕的吸了好幾袋，把那煙從嘴裏吸進去，却從鼻子裏噴出來。那人一時吃完，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。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，暗暗的稱奇。不多一會，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，他嚷的是：『聽書罷？聽段兒罷？羅成賣絨線兒，大破壽州城，寧武關，胡迪罵閻王，婆子罵雞。』公子說道：『怎麼個講法？』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，噠楞噠楞的彈着，走進院子來。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，前面一個拿着一枝柴木絃子，中間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，後頭的那個，身上背着一個洋琴，手裏打着一付扎板兒，噠唎扎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。公子也不理他，由他在牕根兒底下鬧去，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，早有人在那裏叫着叫住。

這個當兒，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，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，放在桌子涼着。只倒茶的這麼一個工夫兒，又進來了兩個人。公子回頭一看，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，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，一個有十來歲。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鬆的辮子，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，可是桃紅袖子。那一個梳着一個大歪抓髻，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，還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破爛爛的，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。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小腳。原來是兩個大丫頭！公子一見，連忙說：『你們快出去。』那兩個人也不答言，不容分說的，就坐下彈唱起來。公子一躲躲，在牆角落裏，只聽他唱的是甚麼『青柳兒青，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。』公子發急道：『我不聽這個。』那穿青的道：『你

不聽這個，僭唱個好的。」公子說：「我都不聽。」只見她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：「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咧，你不聽？」公子說：「不聽了。」那丫頭說：「不聽！不聽！給錢哪？」公子此時只望她快些出去，連忙拿出一吊錢，擄了幾十給她，她便喜皮笑臉的把裏一半也搶了去，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，分作兩分兒，掖在褲腰裏。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，就把方纔涼的那碗涼茶端起來，咕嘟咕嘟的喝了。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，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，纔扭搭扭搭的走了。

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，又是着急，又是生氣，又是害臊，又是傷心，只有盼望兩個驃夫，早些找了搭一官來，自己好有個倚靠，有個商量。正在盼望，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，一陣牲口蹄子

響，心裏說：『好了！是驢夫回來了。』忙忙的出了房門在台階兒底下等着，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，越走越近，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，看了看，纔知不是驢夫，只見一個人，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，走到當院裏把扯手一攏，那牲口站住，她就棄鐙離鞍下來。這一下牲口，正是正西面東，恰恰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。公子重新留神一看，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。只見她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，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，鼻如懸膽，唇似丹硃，耳邊旁帶着兩個硬紅墜子，越顯得紅白分明。只是她那豔如桃李之中，却又凜如霜雪，對了光兒，好一似照着了秦宮寶鏡一般，幌得人膽氣生寒，眼光不定。公子連忙退了兩步，扭轉身來，要進房去，不覺得又回頭一看，見她頭上罩着一幅玄青縐紗

包頭，兩個角兒搭在耳邊，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。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，一封書兒的袖子，不捲，蓋着兩隻手；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。公子心裏想道：『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，一見就不覺得臉紅，但是親友本家裏，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，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。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，弄成恁般一個打扮，不尷不尬，是個甚麼原故呢？』一面想着，就轉身上了台堦兒，進了屋子，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，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。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，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，把手裏的鞭子望鞍轡洞落兒裏一插。

這個當兒，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，就往西配房儘南頭，

正對着自己這面一間店房裏讓。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，隨即問了一聲說：『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？』那女子說：『不用，你就給我拴在這牕根兒底下。』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，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，茶壺，香火來，放在桌兒上。那女子說：『把茶留下，別的一概不用，要飯要水，聽我的信；我還等一個人，我不叫你，你不必來。』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去了。跑堂兒的走後，那女子進房去，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，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，挪到當門，就在椅兒上坐定。他也不茶不烟，一言不發，默默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。安公子在帘縫兒裏邊被他看不過，自己倒躲開，在那巴掌大的地上來回的走。走了一回。又到帘兒邊望望，見那女子還在那裏，目不轉睛的向

這邊瞻望。一連偷瞧了幾次，都是如此。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，心裏思量道：『這女子好生作怪！獨自一人，沒個男伴，沒些行李，進了店又不是打尖，又不是投宿，默默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，是何原故？』想了半日，忽然想起說：『是了，這一定就是華忠說的，那個給強盜作眼線，看道路的人罷。他倘然要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，那可怎麼好呢？』想到這裏，心裏就像小鹿兒一般，突突的亂跳。又想了想，說：『等我把門關上，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？』說着，吃咯一聲，把那扇單扇門關上。誰知那門的推關兒掉了，門又走扇，纔關好了，吱嚶嚶又開了；再去關時，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，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。公子說：『不好，他准是笑我呢，不要理她，只是這門關不住，如何是好？』左思右想，一眼

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，靠南牆下放著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，心裏說：『把這東西弄進來，頂住這門就牢靠了。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，連夜間都可以放心。』一面想，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。無奈自己說話，向來是低聲靜氣，漫條斯理的慣了，從不曾直著脖子喊人。這裏叫他，外邊斷聽不見，爲了半晌難，仗著膽子低了頭，掀開帘子，走到院子當中，對着穿堂門，往外找那跑堂兒的。可巧見他弔着一根小烟袋兒，交叉着手，靠着廳台兒在那裏歇腿兒。公子見了，朝他招了一招手兒。

那跑堂兒的瞧見，連忙的把煙袋桿望着掌上一拍，磕去烟灰，把烟袋掖在油裙裏走來，問公子道：『要茶壺啊，你老？』公子說：『不是。我要另煩你一件事！』跑堂兒的陪笑說道：『你老吩

吩咐吧！公子纔要開口，未曾說話，臉又紅了，跑堂兒的見這麼樣子說：『你老說吧。』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，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：『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。』那跑堂兒聽了一怔，把腦袋一歪，說道：『我的大爺，你老這可是攪我咧！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斤，地下還埋着半截子；我要拿得動那個，我考武舉去了。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？』

正說話間，只見那女子叫了聲：『店裏的，拿開水來。』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，趑身就往外取壺去了，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，塑在那裏。直等他從屋裏兌了開水出來，公子又叫他說：『你別走，我同你商量。』那跑堂兒的說：『又是甚麼？』公子道：『你們店裏，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？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，我

給他幾個酒錢。』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，提着壺站住，說道：『倒不在錢不錢的。你老瞧那傢伙，直有三百斤開外，怕未必弄得行啊！這麼着吧，你老破多少錢？』公子說：『要幾百就給他幾百。』跑堂兒的搖頭說：『幾百不行。』當下伸兩個指頭，說要兩弔錢。公子說：『就是兩吊，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。』跑堂兒的攔下壺，叫了兩個更夫來；那兩個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，叫作杉槁尖子；張三，一個生得壯大黑粗，叫作壓油墩子。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：『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。』又悄悄說道：『喂！有四百錢的酒錢呢。』這李四本是個渾蟲，聽了這話，先走到石頭邊說：『這得先問他一問。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，嘴的就是一腳，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；李四噁喇了一聲，先把腿

蹲了。張三說：『你攔着吧！那非用了鰕頭，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？』說着，便去取鰕頭。李四說：『你把咱們的繩槓也帶來，只得倆人抬呀！』不多時，繩槓鰕頭來了，這一陣嚷，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，已經圍了一圈子人了。

安公子在一旁看着，那兩個更夫脫衣裳，綰辮子，磨拳擦掌的，纔要下鰕頭，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，問着兩個更夫說：『你們這是作甚麼呀？』跑堂兒的接口說道：『這位客人，要使喚這塊石頭，給他弄進去。你老躲遠着瞧，小心碰着！』那女子又說道：『弄這塊石頭，何至於鬧得這等馬仰人翻呀！』張三手裏拿着鰕頭看了一眼，接口說：『怎麼馬仰人翻呢？瞧這傢伙，不這麼弄，弄得動牠嗎？』那女子走到跟前，把那

塊石頭端相了端相，見有二尺多高，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，約莫也有二百四五十斤重。原來一個碾糧食的碌碡，上面靠邊，却有個鑿通着的關眼兒，想是爲拴牲口，或是插根桿兒，晾晾衣裳用的。他端相了一番，便向兩個更夫說道：『你們兩個閃開。』李四說：『閃開怎麼着？讓你老先坐下歇息兒。』那女子更不答言，他先挽了挽袖子，把那件青粗布衫子的衿子，往一旁斂起，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裏一分，拿着樁兒，挺着腰枝兒，身北面南，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，只一撼，又往前推了一推，往後攏了一攏，只見那石頭腳跟上，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；重新轉過身子去，身西面東又一撼，就勢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撈，把那塊石頭就撈倒了。看的衆人齊打聲兒喝彩。



來了。這個當兒，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，斷無此理；若說不用你

當下把個張三李四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由的叫了一聲：『我的佛爺老子。』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穀味兒，那跑堂兒的在旁看了，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日收不回去。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倒反加上一層爲難了。甚麼原故呢？他心裏的意思，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，纔要關門，怕關門不牢，纔要用石頭頂，及至搬這塊石頭，倒把她招了

給我搬，大約更不會行。況且這般一塊大石頭，兩個笨漢，尙且弄牠不轉，她輕輕鬆鬆的就把牠撥弄摺起來，這個人的本領，也就可想而知。這不是我『自己引水入牆，』『開門揖盜』麼？只急得他悔焰中燒，說不出口，在滿院子裏旋轉。

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摺倒在平地上，用右手推着一轉，找着那個關眼兒，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，往上只一提，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礮，單隻手兒提了起來，向着張三李四說道：『你們兩個也別閑着，把這石頭上的土，給我拂落淨了。』兩個人屁滾尿流，答應了一聲，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，說：『得了。』那女子纔回過頭來，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：『尊客，這石頭放在那裏？』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，眼觀鼻，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：

『有勞！就放在屋裏罷。』

那女子聽了，便一手提了石頭，款動一雙小腳兒，上了台階兒。那隻手撩起了布帘，跨進門去，輕輕的把那塊石頭，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，回轉頭來，氣不喘，面不紅，心不跳。衆人伸頭探腦的，向屋裏看了，無不詫異。所有看熱鬧的這些人，三三兩兩，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都在那裏猜疑講究。

却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，便走向前去，把那門上掛的布帘兒掛起，自己倒閃在一旁，想着好讓她出來。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，把手上身上的土，拍了拍，抖了抖，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。安公子一見，心裏說道：『可怎麼好？怕她進來，她進來了；盼她出來，她索性坐下了。』心裏正在爲難，只聽得

那女子反客爲主，讓着說道：『尊客，請屋裏坐。』這公子欲待不進去，行李銀子都在屋裏，實在不放心，欲待進去，合她說些甚麼，又怎生的打發她出去？俄延了半晌，忽然靈機一動，心中悟將過來：『這是我粗心大意。我若不進去，她怎得出來？我如今進去，只要如此如此，怎般怎般，她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？』

想定主意，便走進屋子裏，忍着羞，那向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算是道個致謝。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。二人見禮已畢，安公子便向那鞞馬子裏拿出兩弔錢來，放在那女子跟前，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那女子忙問說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公子說：『我方纔有言在先，拿進這塊石頭來，有兩吊謝儀。』那女子笑了一笑，說：『豈有此理！笑話兒了！』因把那跑堂兒的叫

來說：『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，三個人拿去分了罷。』

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，自己也知道這兩弔錢又弄誤會了，纔待趲趲兒的躲開，那女子讓道：『尊客請坐，我有話請教。請問尊客上姓，仙鄉那裏？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，到下路去，是往那方去？從何處來？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，又不是賣買經商，更不是覓衣求食，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？怎麼伙伴也不帶一個出來，就這等孤身上路呢？請教！』公子聽了頭一句，就想起華忠囑咐的：『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』的話來了。想了想：『算這「安」字說三分，可怎麼樣的分法呢？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，還是說我姓女不成？況且祖宗傳流的姓，如何假得？』便直捷了當的說：『我姓安。』說了這句，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，緊接

着就說：『我是保定府人。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，打算謀個館地作幕。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着，大約早晚也就到。』那女子笑了笑說：『原來如此！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，又要他何用？』公子聽了這句，口中不言，心裏暗想道：『這時沒的說了！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，要頂上這門，不准你進來呢？』只得說是：『我見這店裏串店兒閑雜人過多，不耐這煩擾，要把這門頂上，便是夜裏也謹嚴些。』自己說完了，覺著這話說了個週全，遮了個嚴密，這大概算得『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』了。

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，先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『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，不明世事？你我萍水相逢，況且男女有別，你與我

無干，我管你不着。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，問這些閑話，自然有個原故。我既這等苦苦相問，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；怎麼問了半日，你一味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，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？」安公子自己膽怯心虛，只得陪着笑臉兒說：「說那裏話？我安某從不會說謊，更不敢輕慢人，這個還請原諒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這輕慢不輕慢，倒也不在我心上，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——我不願作的，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；我一定要作的，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，這且休提。你若說你不是謊話，等我一樁樁的點破給你聽：你道「你是保定府人；」聽你說話，分明是北京口氣，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，一身的簪纓勢派，怎的說倒是保定府人？你道「你是往河南去？」如果往河南去，從上路就該岔道，如今走的正是

山東大路，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；若說你往淮安一帶還說得去，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？你又道：『你是到河南作幕，』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，像個幕賓的樣子，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，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，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？公子聽到這裏，已經打了個寒噤，坐立不安。那女子又復一笑，說：『只你所說的，』還有個夥伴在後邊，『這句話倒是句實話，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，又未必得早晚就好，來得恁快。你想，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？』一席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，暗想道：『怎麼我的行藏她知道得這等詳細？據這樣看起來，這人好生作怪。不知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，莫不竟是個大盜，從京裏就跟了下來。果然如此，不但華忠在

跟前不中用，就緒一官來也未必中用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

不言公子自己肚裏猜度，又聽那女子說：「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，不但可笑可憐，尤其令人可惱。你道是爲怕店裏閒雜人攪擾，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，佔了這間房，這塊地方，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。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，從來說：『無君子不養小人』——這等人喜歡的時節，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；煩惱的時節，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，你要這塊石頭何用？再要講到夜間謹嚴門戶，不怕你腰纏萬貫，落了店自是店家的干係，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。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，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，來做這等的笨事。縱說有銅牆鐵壁，擋的是不來之賊；如果來了，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？如今現身說法，就拿我講，兩個指

頭，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，我白日既提得了來，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。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？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，妄動了一個疑團，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的人！故此我纔略略的使些神通，作個榜樣，先打破你這疑團，再說我的來意。怎麼益發的左遮右掩，瞻前顧後起來？尊客，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，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！』

讀者，大凡一個人，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，足智多謀，只怕道着心病。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，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，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，字字誅心，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？只急得他滿頭是汗，萬慮如麻，紫漲了面皮，倒抽口涼氣，哇的一聲哭了。那女子見了，不覺呵呵大笑起來，說：『這

更奇了！鐘不打不響，話不說不明，有話到底說呀！怎麼哭起來了呢？再說你也是個高大的漢子咧，並不是小；就是小，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前流的！』這句話一愧，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那女子道：『既這樣，讓你哭。哭完了我到底要問，你到底得說。』公子一想：『我原爲保護這幾兩銀子，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，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，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見的一般，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，我還瞞些甚麼來？況且看她這本領心胸，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，就要我的性命，大約也不費甚麼事，或者她問我，果真有個道理，也未可知。』左思右想，事到其間，也不得不說了。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，纔得了個

通判；怎的被那上司因不託人情，忌才貪賄，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，革職拿問，下在監裏，帶罪賠款，須要五千餘金才可完事；自己怎的丟下功名，變了田產，去救父親這場大難；怎的上了路，幾個家人回去的回，去，臥病的臥病，只剩了自己一人；那華忠此時怎的不知生死；打發驛夫去找褚一官夫婦，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，一五一十從領至尾，本本源源，沿沿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。

那女子不聽猶可，聽了這話，只見他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腮邊烘起兩朵紅雲，頭上現一團殺氣，口角兒一動，鼻翅兒一掀，那副熱淚，就在眼眶兒裏滴溜溜的亂轉，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。他便搭趲着理了理兩鬢，用袖子把眼淚揩乾，向安公子道：『你原

來是位公子！公子！你這些話，我却知道了，也都明白了。你如今是窮途末路，舉目無依，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，我也曉得些消息，大約他絕不得來，你不必妄等。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，便在我身上，還你這人財無恙，父子團圓。我跟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，須得親自走去一做，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。此時纔不過午初時分，我早則三更，遲則五更必到；倘然不到，便等到明日也不爲遲。你須要步步留神：第一拿定主意，你那兩個騾夫回來，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回話，你總等見了我的面，再講動身。要緊，要緊！』說着，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，說了聲：『公子保重，請了！』一陣電捲星飛，霎時不見人影。半日，公子還站在那裏呆望，悵悵如有所失。却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，衆人便都有些詫異；及至合

公子攀談了這些話，牕外便有許多人，走來走去的竊聽。一時傳到鋪主人耳中，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，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，公子又年輕不知世務，生恐弄出些甚事來店中受累，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。

那公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，在那裏納悶，見店主人走進來，只得起身讓坐。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，便問公子道：『客官，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？』公子答道：『不是。』店主人又問：『這樣，是一定向來認識，在這裏遇着了。』公子道：『我連她的姓甚名誰，家鄉住處，都不知道，從那裏認得起？』店主人道：『既然如此，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，客官，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，將本圖利，也不是容易。一天開了店門，凡是落我這店

的，無論腰裏有個一千八百，以至一吊兩吊，都是店家的干係。保得無事，彼此都願意，萬一有個失閃，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。事情小，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；到了事情大了，跟着經官動府，聽審隨衙，也說不了。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，要是你自己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，那我可全不知道。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，還沾着有點子邪道。漫說客官，你就連我們開店的，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，真斷不透這個人來。我們也得小心，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！公子着急說：『難道我不怕嗎？她找了我來的，又不是我找了她來的。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？』那店主人道：『我到有個主意，客官，你可別想左了！講我們這些開店的，仗的是天下仕宦行臺，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，吃張餅，都是我的

財神爺，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。依我說，難道客官你真個還等她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？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，莫如趁天氣還早，躲了，她晚上果然來的時候，我們店裏就好回復她了。你老請想想，我這話，是爲我，是爲你？」公子說：「你叫我一個人兒，躲到那裏去呢？」

那店主人往外一指，道：「那不是你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。」公子往外一看，只見自己的兩個驛夫回來了。公子連忙問說：「怎麼樣？見着他沒有？」白臉兒狠說：「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老爺，給你老討了個信兒來。他說家裏的事情，摘不開，不得來。請你老親自去，今兒就在他家住，他在家老等。」公子聽了狐疑。那店主人便說：「這事情巧了。客官，你就借此避開了，豈不是好？」

『那兩個騾夫都問：『怎麼回事？』店家便把方纔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騾夫一聽，正中下懷，便益發攬掇公子快走。公子固是十分不願，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；二則當不得騾夫店家兩下裏七言八語；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，且到那裏見着緒一官，也有個依傍。心中一時忙亂，便把華忠囑咐的走不得小路，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她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，全忘在九霄雲外，便忙忙的收拾行李，騎上牲口，跟了兩個騾夫，竟自去了。

〔按〕本篇所說的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，她到

悅來店來究竟爲着甚麼事？怎的知道安公子

的行藏？後來安公子究竟怎樣？讀者可看十三

妹大鬧能仁寺即便知曉。



.67
.3
8

